

隋唐演义

图文本

二

〔清〕褚人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附錄

100

1. **Introduction**



隋唐演义



图文本

〔清〕褚人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2
第 一 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1
第 二 回	杨广施谗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	9
第 三 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15
第 四 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21
第 五 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27
第 六 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蹶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32
第 七 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39
第 八 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45
第 九 回	入酒肆蓦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51
第 十 回	东岳庙英雄染病 二贤庄知己谈心	56
第 十 一 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63
第 十 二 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69
第 十 三 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77
第 十 四 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83
第 十 五 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89
第 十 六 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95
第 十 七 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103
第 十 八 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109
第 十 九 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115
第 二 十 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121
第 二 十 一 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127
第 二 十 二 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135
第 二 十 三 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142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149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156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162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169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176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183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190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197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204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210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216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222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229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235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242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248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254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260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簪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266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273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281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	288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295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	303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310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316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322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331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339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346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352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唁服军心	359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灿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369
第五十七回	改书柬窦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376
第五十八回	窦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384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牢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392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400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窦线娘飞章弄美	409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417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剪寇建功	426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434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441
第六十六回	丹青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	448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455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461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469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梯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474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480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雉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硕贞	486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491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闯宾筵小人怀肉	497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503

第七十六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510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516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521
第七十九回	江采苹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528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534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翦发	541
第八十二回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谗议雅调	546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553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560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567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574
第八十七回	雪衣娘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580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586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592
第九十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疑忌哥舒翰丧师	599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	605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即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611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617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啖指乞师	623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629
第九十六回	拚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636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苹妃全躯返故宫	643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姬获钱 听雨铃乐工度曲	650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655
第一百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661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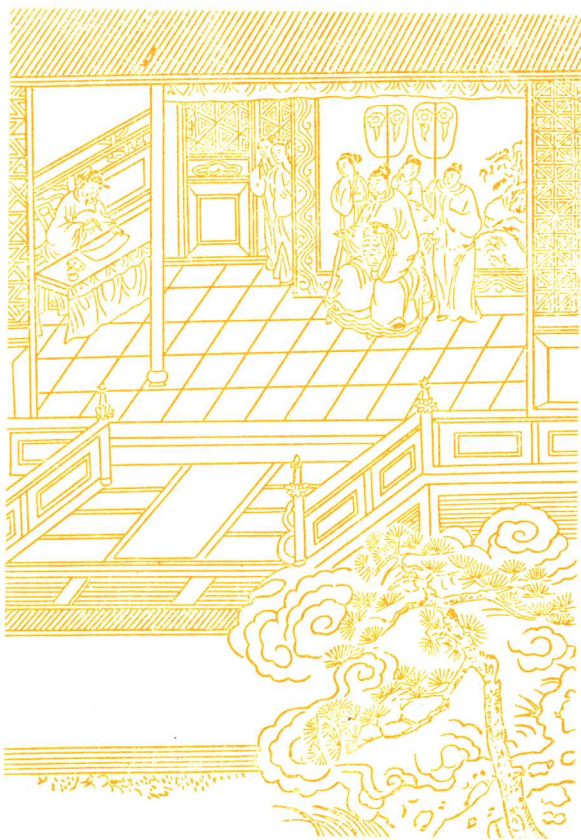
词曰：

徐兴未阑情未倦，朝来闻说关心。万千乐事论纵横，欲夸已才富，落笔竟难成。堪羡词臣文藻盛，佳人注目留吟。无端池畔去捐生，相看心欲碎，贴肉唤卿卿。

右调《临江仙》

炀帝好大喜功，每事自恃有才，及至征蛮草诏，便觉江郎才掩。宝儿素性憨痴，至闻刺心一语，便觉伤情欲死。可见才情真伪，断难假借。却说炀帝与萧后清夜畅游，历代帝王从未有如此快活。比及回宫，更筹已交五鼓，遂与萧后安寝，直到日中方起，尚嫌徐兴未尽。又思昨夜同朱贵儿在马上许多盟言心语，不特光景清幽，抑且两情可爱，只恨平昔没有加厚待他，宵来又撇了他进宫，才心殊觉怏怏。因想：“今日皇后谅不到苑，正好出宫去到迎晖院，独与贵儿亲热一番。”心中打点停当，只见一个内监走来奏道：“宝林院沙夫人因夜间在马上驰骤太过了，回院去一阵肚疼，即便坠下一胎，是个男形，不能保育。今夫人身子虚弱，神气昏迷，故使奴婢来奏知。”炀帝听见，跌脚道：“可惜，可惜！昨夜原不该要他来游的，这是朕失检点了。”忙差内相：“快去宣太医巢元方，到宝林院去看治沙夫人。”又对宝林院宫人道：“你回院去对夫人说，朕就来看他。”萧后闻知，不胜叹嗟，叫宫人去候问。

炀帝进了早膳，出宫上辇，正要到宝林去，只见中书侍郎裴矩捧着各国朝贡表章，奏道：“北则突厥，西则高昌各国，南则溪山酋长，俱来朝觐。独有高丽王元特强不至。”炀帝大怒道：“高



丽虽僻在海隅，乃箕子所封之国，自汉晋以来，臣伏中国，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如此！”裴矩又奏道：“高丽所恃，有二十四道，阻着三条大水，是辽水、鸭绿江、浞水，如欲征剿，须得水陆并进方可。目今沿海一带城垣，闻得倾圮，未能修葺。陆路犹可，登莱至平壤一路，都是海道，须用舟楫水军，若非智勇兼全之人，难克此任。”炀帝想了一想，便敕旨着宇文述督造战船器械，为征高丽总帅。山东行台总管来护儿，为征高丽副使。其余所用将佐，悉听宇文述、来护儿随处调遣，该地方官不得阻挠。奏凯之日，各行升赏。

炀帝因裴矩说起沿海一带，随想起要修葺长城一事，恐与廷臣商议，有人谏阻，趁便也写着敕一道：命宇文弼为修城都护。又敕宇文恺为修城副使。西边从榆林起，东边直到紫河方止，但有颓败倾圮，都要重新修筑补葺。分付毕，裴矩传旨出去，炀帝便上辇进西苑去。未及里许，只见守苑太监马守忠走来奏道：“都护麻叔谋在院外要见驾。”

是时麻叔谋河道已通，单骑到东京来覆旨。炀帝见说，随进便殿坐下，叫马守忠引他进来。麻叔谋同丞相宇文达、翰林学士虞世基进来。麻叔谋朝贺毕，因奏道：“广陵河道，臣已开通，未知陛下几时巡幸？”炀帝问用多少人工，几许深浅，麻叔谋细细奏陈。炀帝大喜，赏赉甚厚，留他在都陪驾，巡幸广陵。宇文达道：“河道已通，陛下巡游，须得几百号龙舟，方才体式；若是这些民船差船，怎好乘坐？”炀帝道：“便是。”宇文达道：“黄门侍郎王弘大有才干，陛下敕他趲造，必能仰体圣意。”炀帝大喜，遂写敕旨，命王弘就江淮地方，要他制造头号龙船十只，二号龙船五百只，杂船数千只，限四个月造完缴旨。虞世基道：“陛下既造龙舟，自然造得如殿庭一般，难道也叫这些鸠形鹄面撑篙摇橹？”炀帝道：“这个自然是这班水手。”虞世基道：“以臣愚见，莫若将蜀锦制就锦帆，再将五色彩绒打成锦缆，系在殿柱之上；有风扯起锦帆东下，无风叫人夫牵挽而去，就象殿之有脚，那怕不行。”宇文达道：“锦缆虽好，但恐人夫牵挽，不甚美观。陛下何不差人往吴越地方，选取十五六岁的女子，扮做宫妆模样，无风叫他牵缆而行，有风叫他持楫绕船而坐，陛下凭栏观望，方有兴趣。”炀帝听了大喜，即差几个得力太监高昌等，往吴越地方，选十五六岁的女子一千名，为殿脚女。虞世基奏道：“陛下征辽之旨已出，今河道已成，龙舟将备，莫若以征辽为名，以幸广陵为实。也不消征兵，也不必征饷，只消发一道征辽诏书，播告四边，彼辽小国，自然望风臣服，落得陛下坐在广陵受用，岂非一举两得之事？”炀帝大喜道：“卿言甚是有理，依卿所奏而行。”众臣退出。炀帝因说得高兴，竟忘了宝林院去。只见朱贵儿、袁宝儿两个走来，炀帝问道：“你们从何处来？”袁宝儿道：“妾等在宝林院看沙夫人来。”炀帝道：“正是，沙妃子身子怎样光景？”朱贵儿道：“身子太医说不妨，只可惜一位太子不能养育。”炀帝对贵儿道：“你先去代朕说声，此刻朕要草诏，不得闲，稍停朕必来看他。说了你就来。”贵儿领旨去了。

炀帝同袁宝儿转到观文殿上来，意思要自制一篇诏书，夸耀臣下。谁想说



虞世南

时容易，作时却难。炀帝拿起笔来，左思右想，再写不下去，思想了一回，刚写到两三行，拿起看时，却也平常，不见有新奇警句，心下十分焦躁，遂把笔放下，立起身来，四下里团团走着思想。袁宝儿看了，微微笑道：“陛下又不是词臣，又不是史官，何苦如此费心？”炀帝道：“非朕要自家草诏，奈这些翰林官员没个真才实学的能当此任。”袁宝儿道：“翰林院平昔自然有应制篇章，著述文集，上呈御览，陛下在内检一个博学宏才的，召他进来面试一篇，不好再作区处，何必有费圣心。”炀帝想了一想道：“有了。”袁宝儿问道：“是谁？”炀帝道：“就是翰林学士虞世基的兄弟，叫做虞世南，现任秘书郎之职，此人大有才学，只因他为人不肯随和，故此数年来并不曾升迁美任。今日这道诏书，须叫他来面试，必有可观。”随叫了黄门去宣虞世南，立等观文殿见驾。

不多时，黄门已将虞世南宣至。朝贺毕，炀帝道：“近日辽东高丽恃远不朝，朕今亲往征讨，先要草一道诏书，播告四方，恐翰林院草来不称朕意，思卿才学兼优，必有妙论，故召卿来，为朕草一诏。”虞世南道：“微臣菲才，止可写风云月露，何堪宣至尊德意。”炀帝道：“不必过谦。”遂叫黄门另将一个案儿，抬到左侧首帘栊前放下，上面铺设了纸墨笔砚。又赐一锦墩，与世南坐了。世南谢过恩，展开御纸，也不思索，提笔便写，就如龙蛇一般，在纸上风行动，毫不停辍。那消半个时辰，早已草成，献将上来。炀帝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大隋皇帝，为辽东高丽不臣，将往征之，先诏告四方，使知天朝恩威并著之化。诏曰：朕闻宇宙无两天地，古今惟一君臣。华夷虽限，而来王之化，不分内外，风气虽殊，而朝宗之归，自同遐迩。顺则绥之以德，先施雨露之恩；逆则讨之以威，聊代风雷之用。万方纳贡，尧舜取之鸣熙；一人横行，武王用以为耻。是以高宗有鬼方之克，不憚三年；黄帝有涿鹿之征，何辞百战。薄伐玁狁，周元老之肤功；高勒燕然，汉嫖姚之大捷。从古圣帝明王，未有不并包夷狄，而共一胞与者也。况辽东高丽，匹在甸服之内，安可任其不庭，以伤王者之量，随其硬化，有损中国之威哉！故今爰整干戈，正天朝

之名分，大彰杀伐，譬小丑之跳梁。以虎贲之众，而下临蚁穴，不异摧枯拉朽；以弹丸之地，而上抗天威，何难空幕犁庭。早知机而革面投诚，犹不失有苗之格；倘恃顽而负固不服，终难逃楼兰之诛。同一斯民，容谁在覆载之外；莫非赤子，岂不置怀保之中。六师动地，断不如王用三驱；五色亲裁，聊以当好生一面。款塞及时，一身可赎；天兵到日，百口何辞。慎用早思，毋贻后悔。故诏。大业八年九月二十日敕。

炀帝看了一遍，满心欢喜，笑说道：“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卿真奇才也！古人云：文章华国。今日这一道诏书，真足华国矣！此去平定辽东，卿之功非小。就烦卿一写。”遂叫近侍将一道黄麻诏纸铺在案上。虞世南不敢抗旨，随提笔起来，端端楷楷而写。炀帝因诏书作得畅意，甚爱其才，要称赞他几句，又因他低头写诏，不好说话。此时袁宝儿侍立在旁，遂侧转头来，要对宝儿说话，瞥见宝儿一双眼珠也不转，痴痴的看着虞世南写字。炀帝看见，遂不做声，任他去看。原来袁宝儿见炀帝自做诏书，费许多吟哦搜索，并不能成，虞世南这一挥便就，心下因想道：“无才的便那般吃力，有才的便如此敏捷。”又见世南生得清清楚楚，弱不胜衣，故憨憨的只管贪看。看了一会，忽回转头来，见炀帝清清的看着自己。若是宝儿心下有私，未免要惊慌，或是面红，或是跼蹐，因他出于无心，故声色不动，看看炀帝，也只是憨憨的嬉笑。炀帝知他素常是这憨态，却不甚猜疑。

不多时，虞世南写完了诏书呈上来。炀帝见他写得端庄有体，十分欢喜，随叫左右赐酒三杯，以为润笔。虞世南再拜而饮。炀帝说道：“文章一出才人之口，便觉隽永可爱。但不知所指事实，亦可信否？”虞世南道：“庄子的寓言，《离骚》的托讽，固是词人幻化之笔，君子感慨之谈，或未可尽信。若是见于经传，事虽奇怪，恐亦不妄。”炀帝道：“朕观《赵飞燕传》，称他能舞于掌上，轻盈蹁跹，风欲吹去，常疑是词人粉饰之句，世上妇人那有这般柔软。今观宝儿的憨态，方信古人模写仿佛不虚。”虞世南道：“袁美人有何憨态？”炀帝道：“袁宝儿素多憨态，且不必论；只今见卿挥毫潇洒，便在朕前注目视卿，半晌不移，大有怜才之意，非憨态而何？卿才人勿辜其意，可题诗一首嘲之，使他憨态与飞燕轻盈并传。”虞世南闻旨，也不推辞，也不思索，走近案前，飞笔题诗四句献上。炀帝看时，见上写道：

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髻袖太憨生。

缘憨却得君王宠，常把花枝傍攀行。

炀帝看了大喜，因对宝儿说道：“得此佳句，不负你注目一段憨态矣！”又叫赐酒三杯。虞世南饮了，便谢恩辞出。炀帝道：“劳卿染翰，另当升赏。”世南谢恩辞出不题。正是：

空掷金词何所用，漫筹征伐枉夸能。

炀帝见虞世南已出，遂将诏书付与内相，传谕兵部，叫他播告四方，声言御驾亲征。内相领旨去了。炀帝又把世南做宝儿的这首绝句，对宝儿说道：“他

竟一会儿就做出来，又敏捷，又有意思。”袁宝儿笑道：“诗中之义，妾总不解。但看他字法，甚觉韵致秀媚。”炀帝带笑的悄悄说道：“朕明日将你赐与他作一小星何如？”袁宝儿见说，登时花容惨淡，默然无语。炀帝尚要取笑他，只听得蔷薇架外扑簌簌的小遗声响。炀帝便撇了宝儿，轻轻起身，走出来看了片时，转来不见袁宝儿。正要寻，只听得西边爱莲亭上有人喊道：“是那个跳下池里去？”原来袁宝儿自恨刚才无心看了虞世南草诏，不想炀帝认为有意，要把他来赠与世南。不认炀帝作耍，他反认天子无戏言，故此自恨，悄悄走出，竟要投水而死，以明心迹。

当时炀帝走到西首爱莲亭池边，只见一个内相在池内抱一个宫娥起来。炀帝一看，见是宝儿，吃了一惊，见他容颜变色，双眸紧闭，满身泥水淋漓。炀帝走入亭子里去，坐在一张榻上，忙叫内相抱他近身，便问内相道：“刚才他可是往池内净手，还是洗什么东西失足跌下去的？”内监道：“刚才奴婢偶然走来，只见袁美人满眼垂泪，望池内将身一纵，跳下去的。”炀帝笑道：“你这妮子痴了，这是为甚缘故？”自己忙与太监替宝儿脱下外边衣服，那晓得里边衫裤俱湿，忙叫内相快去取他的衣服来。炀帝见内相去了，自己便解开龙袍，连他的小衣都替他卸下，裹在怀里，把鸾带收紧窝着，捧住了他的香腮，说道：“朕刚才偶然取笑，为何你当起真来？朕那一刻是少得你的？”宝儿见说，从新呜呜咽咽的哭起来。炀帝口里分割宽慰他，两手把他香云解开，替他绞出些水。只见韩俊娥与朱贵儿两个手里拿着衣服，笑嘻嘻走进来。韩俊娥问道：“陛下，为什么宝儿要做浣纱女，抱石投江起来？”炀帝便把虞世南草诏一段，与戏言要赠他的话述了一遍。朱贵儿点点头儿道：“妇人人家有些烈性也是的。”两个替宝儿穿换衣裳。朱贵儿见炀帝的里衫多沾污了几点泥汁在上，忙要去取衣服来更换。炀帝止住了道：“朕当常服此，以显美人贞烈。”韩俊娥笑说道：“陛下不晓得妾养这个女儿，惯会作娇，从小儿不敢麻犯他，恐他气塞了，撒不出尿来。”袁宝儿见说，把炀帝手中扇子向韩俊娥肩上打一下，道：“蛮妖精，我是你射出来的？”韩俊娥笑道：“你看这小妖怪，因陛下疼热他，他就忤逆起娘来了。”笑得个炀帝了不得，便道：“不要闲说了，你们同朕到宝林院去来。”

不多时，炀帝进了宝林院，直至榻前，对沙夫人问道：“妃子，你身子怎样？曾服过药否？”沙夫人道：“妾宵来好端端的去游玩，不想弄出这节事来，几乎不能与陛下相见。”炀帝道：“妃子自己觉身子持重，昨晚就该乘一个香车宝辇，便不至如此。此皆朕之过，失于检点调度你们。”沙夫人含泪答道：“这是妾福浅命薄，不能保养潜龙。是妾之罪，与陛下何与？”一头说，不觉泪洒沾衾。炀帝道：“妃子不必忧烦，秦王杨浩，皇后钟爱；赵王杨杲，今年七岁，乃吕妃所生，其母已亡。朕将杨杲嗣你名下，则此子无母而有母，妃子无子而有子矣，未知妃子心下何如？”朱贵儿在旁说道：“赵王器宇不凡，若得如此，是陛下无限深恩，沙夫人有何不美？妾等亦有仰赖矣！”沙夫人要起身谢恩，炀帝慌忙止住。袁宝儿道：“夫人玉体欠安，妾等代为叩谢圣恩。”于是众美人

齐跪下去。炀帝亦忙拉了他们起来，便道：“待朕择期以定，妃子作速调理好了身子，同朕去游广陵。”

正说时，只见一个内相双手捧着一个宝瓶，传禀进来道：“王义修合万寿延年膏子，到苑来贡上万岁爷。”炀帝听见喜道：“朕正有话要分付他，着他进苑来。”一头说，一头走到殿上来，只见王义走到阶前跪下。炀帝问道：“你合的是甚么妙药？”王义道：“微臣春间往南海进香，路遇一道人，说山中觅得一种鹿衔灵草，和百花捣汁熬成膏子，服之可以固精养血延年。故特修治贡上，聊表微臣一点孝心。”炀帝道：“这也难为你。朕不日要游广陵，卿须要打点同去，着卿管辖头号龙舟，谅无错误。”王义道：“此游不但微臣有心要随陛下，即臣妻亦遣来随侍娘娘。”炀帝喜道：“舟中不比宫中，若得卿夫妇二人相随，愈见爱主之心。还有一事：昨宵朕与娘娘、众夫人作清夜游，不意宝林院沙夫人因劳动了胎气，今早即便堕下一个男胎。妃子心中着实悲伤，朕又怜赵王失母，今嗣与沙妃子为子，聊慰其情，卿以为何如？”王义道：“沙夫人闻得做人宽厚，本性端庄，赵王嗣之，甚为合宜，足见陛下隆恩高厚。”炀帝道：“此系朕之爱子。既卿如此说，内则有妃子与众美人为之抚护，外则烦贤卿为之傅保。卿为朕去镌玉符一方，上镌：赵王杨杲，赐与沙映妃子为嗣。镌好卿可悄悄送进来。”王义道：“臣晓得。”炀帝对袁宝儿道：“可将山茧两匹，赐与王义。”宝儿取将出来，王义收了，谢恩出苑不题。正是：

因情托儿女，爱色恋闺房。

不知人世变，犹自语煌煌。

总评：

世南草诏，文章华国，无愧词臣，炀帝不过赞他数语，卒以三杯润笔，非吝而薄也。实忌其才耳。袁宝儿憨态，可想见其温柔和稚，有不识不申之风度，其投池一段，正为末后殉难张本。若因炀帝一语而遽欲捐生，我意宝儿不若是之愚而浅也。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词曰：

人主荒淫成性，苍天巧弄盈危。群英一点雄心逞，戈满起尘埃。攘攘不分身梦，营营好乱情怀。相看意气如兰蕙，聚散总安排。

右调《乌夜啼》

天下最荼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剥了他的财，却又疲他的力，以至骨肉异乡，孤人之儿，寡人之妇，说来伤心，闻之酸鼻。却说炀帝因沙夫人堕了胎，故将爱子赵王与他为嗣，命王义铸玉印赐他；又着朱贵儿迁在宝林院去，一同抚养赵王，自以为磐石之固；岂知天下盗贼蜂起，卒至国破家亡。

且说宇文弼、宇文恺得了旨意，遂行文天下，起人夫，吊钱粮，不管民疲力敝，只一味严刑重法的催督，弄得这些百姓，不但穷的驱逼为盗；就是有身家的，被这些贪官污吏，不是借题逼诈，定是赋税重征，也觉身家难保，要想寻一个避秦的桃源，却又无地可觅。其时翟让聚义瓦岗，朱灿在城父，高开道据北平，魏刁儿在燕，王须拔在上谷，李子通在东海，薛举在陇西，梁师都在朔方，刘武周在汾阳，李轨据河西，左孝友在齐郡，卢明月在涿郡，郝孝德在平原，徐元朗在鲁郡，杜伏威在章丘，萧铣据江陵。这干也有原系隋朝官员，也有百姓卒伍，各人啸聚一方劫掠。还有许多山林好汉、退隐贤豪，在那里看守天时，尚未出头。

再说窦建德携女儿到单员外庄上安顿了，打帐也要往各处走走。常言道：“惺惺惜惺惺。”话不投机的，相聚一刻也难过；若遇知己，就叙几年也不觉长远。雄信交游甚广，时常有人来招引他。因打听得秦叔宝避居山野，在家养母，雄信深为赞叹，因此也不肯轻身出头，



甘守家园，日与建德谈心讲武。

光阴荏苒，建德在二贤庄倏忽二载有余。一日，雄信有事往东庄去了，建德无聊，走出门外闲玩，只见场上柳阴之下坐着五六个做工的农夫，在那里吃饭；对面一条湾溪，溪上一条小小的板桥，桥南就是一个大草棚。建德慢慢的踱过桥来，站在棚下看牛过水。但见一派清流随轮带起，泉声鸟和，即景幽然，此时身心几忘名利。正闲玩之间，远远望见一个长大汉子，草帽短衣，肩上背了行囊，袒胸露臂，慢慢的走来。场上有只猎犬，认是歹人，咆哮的迎将上去。那大汉见这犬势来得凶猛，把身子一侧，接过犬的后腿，丢入溪中去了。做工的看见，一个个跳起来喊道：“那里来的野鸟，把人家的犬丢在河里？”那汉道：“你不眼瞎，该放犬出来咬人的！”那做工的大怒，忙走近前，一巴掌打去。那汉眼快，接过来一折，那做工的扑地一交，扒不起来。惹得四五个做工的齐起身来动手，被那汉打得一个落花流水。

建德站在对河看，晓得雄信庄上的人俱是动得手的，不去喝住他。已后见那汉打得利害，忙走过桥来喝道：“你是那里来的，敢走到这里来撒野？”那汉把建德仔细一认，说道：“原来窦大哥果然在这里！”扑地拜将下去。建德道：“我只道是谁，原来是孙兄弟。为甚到此？”那汉道：“小弟要会兄得紧。晓得兄携了令爱迁往汾州，弟前日特到介休各处寻访，竟无踪迹；幸喜途中遇着一位齐朋友，说兄在二贤庄单员外处，叫弟到此寻问，便知下落。故弟特特来访，不想恰好遇着。”原来这人姓孙名安祖，与窦建德同乡。当年安祖因盗民家之羊，为县令捕获笞辱，安祖持刀刺杀县令，人莫敢当其锋，号为摸羊公，遂藏匿在窦建德家，一年有余。恰值朝廷钦点绣女，建德为了女儿，与他分散，直至如今。时建德便对安祖道：“这里就是二贤庄。”把手指道：“那来的便是单二员外了。”

雄信骑着高头骏马，跟着四五个伴当回来，见建德在门外，快跳下马来问道：“此位何人？”建德答道：“这是同乡敝友孙安祖。”雄信见说，便与建德邀入草堂。安祖对雄信纳头拜下去道：“孙安祖粗野亡命之徒，久慕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实慰平生。”雄信道：“承兄光顾，足见盛情。”雄信便分付手下摆饭。建德问安祖道：“刚才老弟说有一位齐朋友晓得我在这里，是那个齐朋友？”安祖道：“弟去岁在河南，偶于肆中饮酒，遇见一个姓齐的，号叫国远，做人也豪爽有趣，说起江湖上这些英雄，他极称单员外疏财仗义，故此晓得，弟方始寻来。”雄信道：“齐国远如今在何处着脚？”安祖道：“他如今往秦中去寻什么李玄邃。说起来，他相知甚多，想必也要做些事业起来。”雄信叹道：“今世路如此，这几个朋友料不能忍耐，都想出头了。”须臾，酒席停当，三人入席坐定。建德道：“老弟两年在何处浪游？近日外边如何光景？”安祖道：“兄住在这里不知其细，外边不成个世界了。弟与兄别后，自燕至楚，自楚至齐，四方百姓被朝廷弄得妻不见夫，父不见子，人离财散，怨恨入骨，巴不能够为盗，苟延性命。目今各处都有人占据，也有散而复聚的，也有聚而复散的，总

是见利忘义，酒色之徒。若得似二位兄长这样智勇兼全的出来，倡义领众，四方之人自然闻风响应。”建德见说，把眼只顾看单雄信，总不则声。雄信道：“宇宙甚广，豪杰尽多，我们两个算得什么？但天生此七尺之躯，自然要轰轰烈烈做他一场。成与不成命也，所争者，乃各人出处迟速之间。”孙安祖道：“若二位兄长肯救民于水火，出去谋为一番，弟现有千余人屯扎在高鸡泊，专望驾临动手。”建德道：“准千人亦有限，只是做得来便好；尚然弄得王不成王，寇不成寇，反不如不出去的高了。”雄信道：“好山好水，原非你我意中结局，事之成败，难以逆料。窦兄如欲行动，趁弟在家，未曾出门。”

正说时，只见一个家人传送朝报进来。雄信接来看了，拍案道：“真个昏君！这时候还要差官修葺万里长城；又要出师去征高丽，岂不是劳民动众，自取灭亡！就是来总管能干，大厦将倾，岂一木所能支哉！前日徐懋功来，我烦他捎书与秦大哥；今若来总管出征，怎肯放得他过，恐叔宝亦难乐守林泉了。”安祖道：“古人说得好：‘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今若不趁早出去，收拾人心，倘各投行伍散去，就费力了。”建德道：“非是小弟深谋远虑，一则承单二哥高情厚爱，不忍轻抛此地；二则小女在单二哥处打扰，颇有内顾萦心。”雄信道：“窦大哥，你这话说差了。大凡父子兄弟，为了名利，免不得分离几时，何况朋友的聚散。至于令爱，与小女甚是相得，如同胞姊妹一般。况兄之女，即如弟之女也。兄可放心前去，倘出去成得个局面，来接取令爱未迟。若弟有甚变动，自然送令爱归还兄处，方始放心。”建德见说，不觉洒泪道：“若然，我父与女真生死而骨肉者也。”主意已定，遂去收拾行装，与女儿叮咛了几句，同安祖痛饮了一夜。到了明日，雄信取出两封盘缠：一封五十两，送与建德；一封二十两，赠与安祖。各自收了，谢别出门。正是：

丈夫肝胆悬如日，邂逅相逢自相悉。

笑是当年轻薄徒，白首交情不堪结。

如今再说秦叔宝自遭麻叔谋罢斥回来，迁居齐州城外，终日栽花种竹，落得清闲。倏忽年余。一日，在篱门外大榆树下闲看野景，只见一个少年生得容貌魁伟，意气轩昂，牵着一匹马，戴着一顶遮阳笠，向叔宝问道：“此处有座秦家庄么？”叔宝道：“兄长何人？因何事要到秦家庄去？”这少年道：“在下是为潞州单二哥捎书与齐州秦叔宝的，因在城中搜寻，都道移居在此，故来此处相访。”叔宝道：“兄若访秦叔宝，只小弟便是。”叫家僮牵了马，同到庄里。这少年去了遮阳笠，整顿衣衫。叔宝也进里边，着了道袍，出来相见。少年送上书，叔宝接来拆览，乃是单雄信因久不与叔宝一面，晓得他睢阳斥职回来，故此作书问候。后说此人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是离狐人氏，近与雄信为八拜之交，因他到淮上访亲，托他稍此书。叔宝看了书道：“兄既是单二哥的契交，就与小弟一体的了。”分付摆香烛，两人也拜了，结为兄弟，誓同生死，留在庄上，置酒款待。豪杰遇豪杰，自然话得投机，顷刻间肝胆相向。叔宝心中甚喜，重新翻席在一个小轩里头去，临流细酌，笑谈时务。

话到酒酣，叔宝私虑徐懋功少年，交游不多，识见不广，因问道：“懋功兄，你自单雄信二哥外，也曾更见甚豪杰来？”懋功道：“小弟年纪虽小，但旷观形势，熟察人情。主上摧刃父兄，大纲不正，即使修德行仁，还是个逆取顺守。如今好大喜功，既建东京宫阙，又开河道，土木之工，自长安直至余杭，那一处不骚扰遍了？只看这些穷民，数千百里来做工，动经年月，回去故园已荒，就要耕种，资费已竭，那得不聚集山谷，化为盗贼？况主上荒淫日甚：今日自东京幸江都，明日自江都幸东京，还要修筑长城，巡行河北，车驾不停，转输供应，天下何堪？那干奸臣还要朝夕哄弄，每事逢君之恶，不出四五年，天下定然大乱。故此小弟也有意结纳英豪，寻访真主。只是目中所见，如单二哥、王伯当，都是将帅之才；若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恐还未能。其余不少井底之蛙，未免不识真主，妄思割据，虽然乘乱，也能有为，首领还愁不保。但恨真主目中还未见闻。”叔宝道：“兄曾见李玄邃么？”懋功道：“也见来。他门第既高，识器亦伟，又能礼贤下士，自是当今豪杰。总依小弟识见起来，草创之君，不难虚心下贤，要明于用贤，不贵自己有谋，贵于用人之谋。今玄邃自己有才，还恐他自矜其才；好贤下士，还恐他误任不贤。若说真主，虑其未称。兄有所见么？”叔宝道：“如兄所云，将帅之才，弟所友东阿程知节，勇敢劲敌之人。又见三原李药师，药师曾云：王气在太原，还当在太原图之。若我与兄何如？”懋功笑道：“亦一时之杰。但战胜攻取，我不如兄；决机虑变，兄不如我。然俱堪为兴朝佐命，永保功名，大要在择真主而归之，无为祸首可也。”叔宝道：“天下人才甚多，据兄所见，止于此乎？”懋功道：“天下人才固多，你我耳目有限，再当求之耳。若说将帅之才，就兄附近孩稚之中却有一人，兄曾识之否？”叔宝道：“这倒不识。”懋功道：“小弟来访兄时，在前村经过，见两牛相斗，横截道中。小弟勒马道旁待他，却见一个小厮，年纪不过十余岁，赶上前来道：‘畜生莫斗，家去罢。’这牛两角相触，不肯休息，他大喝一声道：‘开！’一手揪住一只牛角，两下的为他分开尺余之地。将及半个时辰，这牛不能相斗，各自退去。这小厮跳上牛背，吹着横笛便走。小弟正要问他姓名，后有一个小厮道：‘罗家哥哥，怎把我家牛角揪坏了？’小弟以此知他姓罗，在此处牧放，居止料应不远。他有这样膂力，若有人提携他，教他习学武艺，怕不似孟贲一流？兄可去物色他则个。”

何地无奇才，苦是不相识。

赳赳称干城，却从兔兔得。

两人意气相合，抵掌而谈者三日。懋功因决意要到瓦岗，看翟让动静，叔宝只得厚赠资费，写书回覆了单雄信。另写一札，托雄信寄与魏玄成。杯酒话别，两个相期不拘何人，择有真主，彼此相荐，共立功名。叔宝执手依依，相送一程而别，独自回来。行不多路，只听得林子里发一声喊，跑出一队小厮来，也有十七八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十二三岁的，约有三四十个。后面又赶出一个小厮，年纪只有十余岁，下身穿一条破布裤，赤着上身，捏着两个拳头，